

一个美国男人求取人生成功的浪漫经历
一部机警、幽默、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



名利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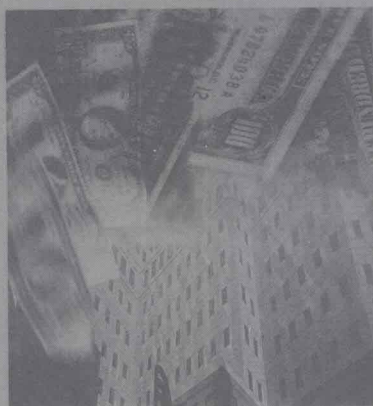
〔美〕莎伦·克鲁姆著

曼 文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美国男人求取人生成功的浪漫经历
一部机警、幽默、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



名利双全

〔美〕莎伦·克鲁姆著
曼 文等译

[712.45

8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字):图字 09-2003-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双全/(美)莎伦·克鲁姆著 曼文等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3

ISBN 7-5321-2766-4

I. 名… II. ①莎…②曼…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624 号

名利双全

美]莎伦·克鲁姆著

曼文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3,000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ISBN 7-5321-2812-1/I·2173 定价:2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内容提要

经济专栏作者汤姆是个略微发福、酷爱历史、谨小慎微的中年男子。结婚十年的妻子与他最要好的朋友私奔，倒霉透顶的汤姆居然幸运地被某大财团选中——要他一夜成名，作为提高某家杂志社发行量的试验品。百无聊赖的汤姆不负重托，居然在一日之内成了当今影坛红得发紫的好莱坞性感女星韦斯特小姐的男友，家喻户晓的、渊博理性的经济学家。采访、报道、上电视，接踵而至，应接不暇，真是名利双全。最后聪明冷静的汤姆摆脱了韦斯特小姐的阴影，拒绝了前妻的复和要求。在尝够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后，汤姆开始了自己的星光大道。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畅销小说作家莎伦·克鲁姆的最新力作。现已由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该书已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出版。

第 一 章

我要澄清的是,我不是一个窝囊废。我是说我以前也不是一个窝囊废。我是说,那时,在她打电话来的那天,在生活的游戏中,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更确切地说,我是这样以为的,就像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一样,我迷失了方向,但这与缺乏生活的技能不同。迷失,我开始明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中的迷失,与纯粹的迷路不一样,不是多走一点弯路就会过去的。

我不记得在哪里走错了;我想不起停在哪个加油站问路,不料竟会错过了方向。但自从我的妻子离开我,为了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我知道,你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肥皂剧里。呵,我原来也这么认为!)。我沮丧已极,就像猛地受了一击,一阵眩晕,几个星期如此,那感觉就和晚上参加了一个疯狂的派对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一样糟糕。

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疯狂派对的人,如果我没记错,这一条曾被列入她对我的一长串抱怨中。准确地说,我想我只是过于关心自己的事,敷衍塞责,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与许多人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我拥有很多可爱的品质,它们可能不为人知,那也不过是出于当时的环境,没有被公开展露而已。

这些从未令我变成前面所提到的窝囊废,除了后来媒体在他们油墨印刷的版面上和彩色屏幕上戏谑地暗示的。我仅仅是,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曾经迷失过,像幽灵漂浮在地狱

里,从那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但你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对将要发生的事感到不耐烦,而且越来越害怕。

但在她打电话给我的那天,我现在把那天称为行动开始日,我正在读一本颇为精彩的讲述亚伯拉罕·林肯的新传记,地铁到站的那一刻,我刚刚读完他被暗杀的那一章,可是这一切并未对事情有任何帮助。

当历史性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坦白说,那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你必须和谋杀恺撒大帝的布鲁图斯,以及匈奴王阿提拉进行艰苦的竞争(说到兄弟间的较量,我为自己是个独生子而感到高兴)。

就在她打电话给我的数小时前,我正步出地铁,走进华尔街地铁站。我心中热血沸腾,像做爱一样兴奋,感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和他所开的那一枪,那一枪永远地改变了我的国家。

我知道,你无法相信历史可以是性感的,你无法相信它是怎样地令我激动。相信我,它真的可以。只要给我合适的领导人物和合适的国家,我就可以做到,不要管我可以做到什么。

请明白我不是一个喜欢血腥的人。我想指出的是,我并不享受阅读暴力和屠杀,包括布斯扣动扳机后林肯痛苦的几小时。我感兴趣的是事件本身的戏剧性。你又怎能不感兴趣,哪怕你并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狂热于历史的人?

看看我们这里的两位人物。多么奇妙。一位有着“诚实的亚伯”称号的总统,带着统一全国和废除奴隶制的激进想法。一个莎士比亚剧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在扮演最后的暗杀角色前,他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威

尼斯商人》、《朱利阿斯·西撒》、《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中出演。在 18 世纪 60 年代,威尔克斯是个受欢迎的演员,英俊倜傥。一个受欢迎的英俊倜傥的男演员。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穿着有裙撑裙子的女人们簇拥在他的周围。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身穿背心,蹬着带扣环的鞋子的汤姆·克鲁斯。

汤姆·威尔克斯·克鲁斯·布斯与诚实的亚伯之间有一点小问题。嘿,谁不恨政治家?数一数,可以列出一长串。但布斯在剧院外的唯一嗜好就是为南方的邦联做间谍,他决定干掉亚伯。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想,但假如我要计划谋杀某人,一个有名的人,一个住在白宫的人,我会悄悄地进行。在深夜,头上带着大大的滑雪面罩。

我不会等到我的猎物来到剧院,坐在一千名观众前观看演出时,再从阴暗中出现,将子弹射入他的后脑。我也不会从总统包厢跳入人群,刺伤数人(就像每个人在危急时都会做的那样),然后直视观众,使他们之后轻易就能向警察确认我的身份(但我会像布斯一样,像魔鬼一样逃离现场。我想那是一个聪明的举动)。

走出地铁站去公司,我没有留意身边涌过的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办公室职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只是难以相信布斯大胆到如此公开地承认他的罪行,一点都不想掩盖自己的身份。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位真正的演员。那就是我,我,我。看着我,所有的人!我杀了总统!布斯的自负,他的名声,使警察轻易就找到了他(击毙了他)。演员!我们把他们神化,把他们当作神一样崇拜,可事实上他们两分钟也不能走出舞台上的光圈,并为此进行了暗杀。我相信这可以作为他们的一种标记。

坐在办公桌前，仅仅在接到她电话的两小时前，我还在为布斯所困扰。如果我是布斯会怎样？如果我腼腆、孤僻，汤姆·韦伯斯特，以前住在休斯敦，现居住在纽约，用同样引人注目的方式刺杀了林肯，会怎样？会有人认出我的脸吗，我会从包厢跳入乐队席吗？会有人对现场的探员说，是的，长官，我确信那是汤姆·韦伯斯特，无论在哪里我都能认出他的脸。

我满怀恐惧地断定，尽管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认出了布斯，我却有可能从林肯的谋杀中逃脱。没有人会认出我，1865年时不会，现在也不会。我不在任何人的雷达搜索范围内，除了我母亲的。我曾出现在伊丽莎白的声波探测器屏幕上，她曾是我的妻子，她离开我跟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还是无法相信），不过，那一切都结束了。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什么人也不是。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很是自暴自弃，但当时我的确是那样想的。

在接到电话之前。

你要知道，那时我选择居住的内心深处并不都是自我伤害的。我不断退缩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与伊丽莎白有关。结婚十年后，我觉得生活正过得挺好的时候，她收拾起行李，宣布“我很沉闷，我们在一起很沉闷，生活很沉闷”，她需要激动人心的生活，但那不是我。她需要一个充满活力、愿意照顾她的男人，而我显然没有一样符合她的要求。

“汤姆，你爱你的书更甚于爱我。你从不带我出去。你从不愿意出去。你从不……”

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些什么，是吗？她声称我在床上是那样机械（我不是——我确实想要向你强调这一点），她再也无法在我们的屋檐下多待一晚，再也不能过我们惯常的日子。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她过去从未向我提起过她是这样不快乐。

“哦，你现在想谈了吗！十年中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给了你那些该死的历史书，现在谈迟了一点，汤姆。”

我非常震惊。伊丽莎白从不说“该死”。

然后，她宣布她不回家吃饭了，那一晚她打算搬去杰克的公寓。杰克。杰克·吉辛，我最好的朋友。我是否应该再提一下他在我生命中的角色，还是那都已成为过去？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你离开我是为了和杰克在一起？”

“对不起，汤姆，我知道这件事会令你感到十分震惊。”

“震惊！震惊？！是地震，伊丽莎白，是厄尔尼诺现象！去他的震惊。这是怎么发生的，你和杰克？”

“你看，你看到没有，汤姆，这正是我要说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几个月了，汤姆。杰克和我已经……你知道……彼此有好感，嗯，有一段日子了。汤姆，任何一个丈夫都会注意到的。当然，除非他们埋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书里。”

“但你过去就爱我这一点。”

“过去也许是。但现在不了，汤姆。”

她解释道，她的离开也许会激怒我，她害怕我可能会做出一些报复性的举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她让银行封锁了我们的账户，将它们冻结到北极温度。

她为什么这么做，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但我怀疑她是受了她所钟爱的那些言情剧的影响，在那些影片里，男人通过终止她们的信用卡，扼杀她们的购买力来报复离开他们的女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使我在金钱上除了我的薪水支票外没有一点周旋的余地，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为你，也

为我自己解释了后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态度温和的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妻子在欺骗自己，也会想到以阿提拉式的谋杀作为报复。当你发现她是和一个你所信任的人，而且你信任他多过于信任任何人，也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纠缠在一起，你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会自燃。她离开的那天，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印地五百汽车大赛赛车选手中的其中一个，开的车突然撞到墙上，爆发出一阵火焰，当人群恐惧地看着那辆车的时候，他从车里跑出来，痛苦地尖叫着，救护人员把泡沫喷在他身上。只是在我的这一事件中，没有泡沫，没有人跑来帮忙，也不会被送进医院。只有我，孤独一人，坐在燃烧的汽车中。

我的内心枯燥无味，我似乎陷入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这还不能使我变成一个窝囊废，仅仅是迷失）。我的内心，我始终相信，是我最好的一部分，而不是我的外表，这也是我为什么极大地努力于内在来弥补外表的原因。

是的，伊丽莎白曾说她是那样想要把我搂在怀中（当她还爱我的时候），这是常被用来表达又圆又胖、友善亲切的委婉说法。但这的确是事实。我是那种你也许会缺乏善可陈的人，有点平凡，有点矮小，有点圆胖，头发越来越稀。我不是那种如果我跑进剧院在你面前枪杀了总统，你会记得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提到我的时候用过英俊这个词，而感到被冒犯。我开始偷偷喜欢上我的外表，成为拿破仑言论的忠实信徒，按照他的说法，外表又矮又胖的男人在内心某处都是到处劫掠的将军。

你看，历史教给我的一件事就是在生活中策划一次成功的进攻而并不要求外貌、高度或肌肉。这使我感到非常安

慰,因为这几项我一项都不满足。比起这些,你更需要策略、军队、地图、大炮、枪支、更多的大炮、大颗的子弹、更多的枪支,如果可能,自大的性格。假使我能够发展后者,同时又掌握前者,我就能在数天内把这国家变成汤姆国。我还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你现在可以停止大笑了。侵略和控制超级大国,始终在我所列出的待做事项的清单里,只要我把我的个人生活理顺了。

伊丽莎白的离开和我在这件事中所经历的沮丧把一年前发生的一切都唤醒了——在接到她的电话之前。多么有趣,恰好在接到电话的那天,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竟是占据我脑海最重要的一个念头。事实上,到了中午,我是个一无是处,无足轻重的人(伊丽莎白离开时所说的话在我耳边响起)的想法,已经成了一首我无法停止不唱的歌。我打电话到杰克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寻求他的支持。

是的,他就是那个偷了我妻子的男人(稍后我们再谈这件事),我向他征求他在这件事上的看法。

“你知道吗,如果我枪杀了林肯,我绝不会被人抓到。”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想我这辈子是完了,杰克。”

“因为亚伯拉罕·林肯?”

“不错。”

“你疯了吗,汤姆。”

“这就是我打电话要告诉你的。我想伊丽莎白是对的。我是一个无聊的人,我的生活失去了方向,我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的路,我……”

“哦,上帝,汤姆,发生什么事了?你昨天还好好的。从那时到现在,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你知道,伊丽莎白已经离开我一年了,我感到孤独,女人们并没有排队来约会我,我开始想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原因。我整天握着笔爬格子,也许我真的看书看得太多了,也许我已经没有什么个性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想到了什么吗?”

“说来听听。”

“如果我冷血地刺杀了林肯,像威尔克斯在一千个人面前所做的那样,就算所有人都向我投来轰动的目光,也没有人会认出我,我已经 43 岁了,却从未在任何人的生命里引起注意。”

“上帝。好吧。好了,冷静一点,老兄。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人应该放下历史书,多看一些棒球,这就是我的看法。”

杰克试图把话题转向扬基队的比赛,可我居然不想谈,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除了历史,我唯一能谈的事就是棒球了。接着,他又友善地(也许带着些许负疚)花了十分钟安抚我的自尊,向我保证我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风趣、有思想,对罗马军队和美国棒球尤为博闻多识(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像我这样,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最是体谅人,而且在失去妻子时宽宏大量。

他提醒我,其他男人会非常凶暴,不会有这样好的容忍力。简单地说,我拥有许多能引以为豪、足以弥补我短处的优点。我立刻觉得我的自尊从它跌倒的地方坐了起来。至于我害怕生活没有波澜,成为例行公事,杰克坚持说每个人过了 40 岁都会抱怨他们的生活变得充满了义务,索然无味,而我,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安慰,并不孤独(可我的确是孤独的)。

“你的朋友西蒙又怎样了呢？你看看他，汤姆。他过得比你还差，而且差远了。”

“这样说会令我好过吗？我竟要把我的生活和一个要在监狱里呆八年的家伙相比？”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我不是流氓，杰克！”

“汤姆，你想谈谈比赛吗？”

“不想。”

“好吧，那就这样。我要去看看市场情况了。”

他挂了电话。在穿插了暂时的快乐后，我再一次感到沮丧。我的思绪转向了午餐，想着那天是吃鸡蛋色拉还是火腿黑面包。电话又响了，我知道是杰克打来的，他总是在挂掉电话几分钟后又打回来，用各种方式改善我们的谈话。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说，“即使大脚兽枪杀了林肯，他们也会在找到我之前找到他，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除了他那双脚。”

“请问汤姆·韦伯斯特在吗？”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那声音肯定不是杰克的。

“哦，对不起。我把你当成别人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

“我就是汤姆·韦伯斯特。”

“韦伯斯特先生，这时候打扰您合适吗？”她问。

这是个什么问题。这时候打扰我是否合适？任何一个可以把我的注意力从工作中、从解释华尔街那些赚太多钱、做太多爱的股票交易人的动向中转移开的电话，都是合适的。但这个电话，你瞧，可不是一个小小的转变。朋友，它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一点也不夸张,她的电话是一个将不可改变地改变我生活的电话。我想补充的是,我已完全确信,在我杀了诚实的亚伯后,我还可以活着逃脱,朋友,我是否应该突然感到一种迫切的必要,为我可怜的存在增加些趣味。

朋友,哦,朋友,哦,朋友,哦,朋友。

第 二 章

接到电话的那天,我其实是,而且现在仍是,财经杂志《资本家》的一个专栏作家。你也许在书报摊上看到过《资本家》,或是在你的牙医那里读到过这本杂志。如果没有,请允许我简短地向你介绍一下它的内情。《资本家》的指导原则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超级富豪——他们怎样发家,怎样保持他们的财富,你又如何加入他们的俱乐部。

我的专栏,“知情者”(54 页底部的一小条署名栏),并不是杂志的高潮部分,但也不是低潮部分。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八百个单词解析受美国政府人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操控的每周经济指标。接着,我必须向我们咬着雪茄烟的读者解释,这些数字会对他们庞大的股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在前任专栏作家心脏病发作死亡的第二天,我继承了这项工作——是的,你没读错,我的升迁不是基于我的才能,而是基于一场葬礼);没有人知道华尔街是怎样运转的,而我更加不知道。

我是说,你也许以为我知道,我虽然配备了耶鲁的经济学学位,但在观察了十年华尔街的运作后,我自认我毫无头绪。不过,我可以煞有介事地虚张声势唬唬人,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耐,直到我试过后才知道。我可以带着自信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一桩都是在做投机买卖。华盛顿以为它所发布的有关利率的消息至关重要,可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毫无关系,因为比尔·盖茨拥有了所有的钱。

我打赌你正在猜测在这个工作中我在做些什么。是的，我也觉得奇怪。这里既没有将军，也没有国王，对于你所读到的这些 21 世纪的行业巨子，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唉，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应该怪我的父亲，愿他安息，我的确恨他。我拼了命地想学历史，但休斯顿就业机构的调查显示，没有对历史学家的需求，所以做会计师的父亲就建议我学经济。

“重要的是生活要有保障，儿子。如果你能读懂数字，你总会有一份工作的。”

所以我现在才会这样，为那些比我赚更多钱的人，或是你永远也赚不到像他们那么多钱的人写文章，也写关于他们的文章。说实话，一个付的税比我们赚的钱还要多的人应该受到鄙视，我还想补充的是，并且应该尽一切机会被人愚弄，但是，有人告诉我，任意嫉妒别人不是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操守之一，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我尤为警惕这样的情绪，决不允许它们潜伏进我的专栏中。但它们确实潜伏进了我在办公室发表的评论中——好吧，其实是我们的评论，我们是指所有的员工，编辑、记者、美编，甚至前台接待员。

事实上，你也许还会从我这儿听说，在一份覆盖财经世界的刊物，它内部的每个员工都鄙视他们的题材。解剖有钱人怎样变得更加有钱，而你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那真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但它却营造了融洽的办公室气氛。对于有钱人的一致反感，像粘胶一样把我们小小的新闻室联结在了一起。

我们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盲目的。我们是机会均等的仇视者。我们恨那些凭苦干而致富的人，我们恨那些继承财富的人。你怎样获得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到了，而我